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志卷二十一

詳校官內閣侍讀_臣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九百八十四

史部

魏志卷二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王粲

徐幹
劉楨

陳琳
邯鄲淳

阮瑤
繁欽

應瑒
路粹

丁儀
阮籍

丁廙
嵇康

楊脩
桓威

荀緯
吳質

應璩

衛觐

潘勗
王象

劉廙

劉劭

繆襲
仲長統

蘇林
孫該

韋誕
杜摯

夏侯惠

傅嘏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

三公

張璠漢紀曰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太尉初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

不為天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以水災免而李膺亦免歸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暢膺為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願涉其流惟恐不及會連有災異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暢膺代之則禎祥必至由是宦豎深怨之及膺誅死而暢遂廢終于家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

胄欲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

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

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佻不甚重也

臣松之曰

貌寢謂貌負其實也通佻者簡易也

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

文士傳載粲說

琮曰僕有愚計願進之於將軍可乎琮曰吾所願聞也粲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在倉卒之際強弱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當此之時家家欲為帝王人人欲為公侯觀古今之成敗能先見事機者則恒受其福今將軍自

度何如曹公邪琮不能對粲復曰如粲所聞曹公故人
傑也雄畧冠時智謀出世推袁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
外逐劉備於隴右破烏丸於白登其餘臬夷蕩定者往
往如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能聽粲
計卷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保
已全宗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粲遭亂流
離託命此州蒙將軍父子重顧敢不盡言琮納其言臣
松之案孫權自此以前尚與中國和同未嘗交兵何云
驅權於江外乎魏武以十三年征荊州劉備却後數年
方入蜀備身未嘗涉於關隴而於征荊州之年便云逐
備於隴右既已平錯又白登在平城亦魏武所不經北
征烏丸與白登永不相豫以此知張隲假偽之辭而不
覺其虛之自露也凡隲虛偽妄作
不可覆疏如此類者不可勝紀

太祖辟為丞相掾賜

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

北杖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
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荆
州者皆海內之雋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
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
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雋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
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
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
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恒典之

擊虞決疑要注曰漢末
喪亂絕無王珣魏侍中

王粲識舊珮始復作之
今之玉珮受法於粲也
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

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
碁局壞粲為覆之碁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
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
術畧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
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

典畧曰粲才既高
辯論應機鍾繇王

朗等雖各為魏卿相至於朝
廷奏議皆問筆不能措手

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

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

粲二子為魏諷所引誅後絕

文章志曰太祖時征漢中聞粲子死歎曰孤若在不

使仲宣無後

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

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

汝南應瑒字德璉

瑒音徒哽反一音暢也

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

友善幹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

先賢行狀曰幹清玄

體道六行脩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就世榮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琳前為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

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

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揔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為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

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為

屈太祖並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

文士傳曰太祖雅聞

瑀名辟之不應連見偏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逆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荅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者玩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臣松之素魚氏典畧擊虞文章志並云瑀建安初辭疾避役不為曹洪屈得太祖召即投杖而起不得有逃入山中焚之乃出之事也又典畧載太祖初征荊州使瑀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又使瑀作書與韓遂此二書今具存至長安之前

遂等破走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耳而張隲云初得瑤時太祖在長安此又乖戾瑤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策為魏公而云瑤歌舞辭稱大魏應期運愈知其妄又其辭云他人焉能亂了不成語瑤之吐屬必不如此

軍國書檄多琳瑤所作也

典畧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

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嘗使瑤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瑤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擊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琳徙門下督瑤為倉曹掾

屬瑤楨各被太祖辟為丞相掾屬瑤轉為平原侯庶子

後為五官將文學

華嶠漢書曰瑤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諷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

著後序十餘篇為世儒者延熹中至司隸校尉于劭字仲達亦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

篇辭雖不與世服其博聞績漢書曰劬又著中漢輯叙
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制度
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劬記之官至泰
山太守劬弟珣字季瑜司空掾即瑒之父
楨以不敬被

刑刑竟署吏

文士傳曰楨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學見貴終於野王令典畧曰文

帝常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為像因書嘲楨
云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
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
寶隨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琅之金登窈窕之首懸貂
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
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
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
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
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
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為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

諸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

咸著

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息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

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儔也

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

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粲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援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儔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之儔也

自潁川

邯鄲淳

魏畧曰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才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

內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

苗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傳粉遂

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着衣幘整儀容與

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義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

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抗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

植之材謂之天人而于時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材由是五官將頗不悅及黃初初以淳為

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餘**繁欽**繁音婆典畧曰欽言奏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千匹

辯少得名於汝穎欽既長於書記又善為詩賦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為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

卒陳留路粹

典畧曰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像

擢拜尚書郎像以無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融有過太祖使粹為奏承指數致融罪其大畧言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衆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也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襍衛言論放蕩衡與融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答曰顏淵復生凡說融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融誅之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粹轉為祕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賈請驢伏法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為之嘆息及即位特用其子為長史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雋也今覽王

繫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懃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羸疏文蔚性頗忿驚如是彼為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為光澤亦壯觀也

沛

國丁儀丁廙弘農楊脩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

此七人之例

儀廙脩事並在陳思王傳荀勗文章叙錄曰緯字公高少喜文學建安中召署軍謀

掾魏太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侍越騎校尉年四十二黃初四年卒

瑒弟璩璩子貞咸以

文章顯璩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

文章叙錄曰璩字休

璩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文明帝世歷官散騎常侍齊王即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

為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為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贈衛尉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勢貞常在玄坐作五言詩玄嘉玩之舉高第歷顯位晉武帝為撫軍大將軍以貞參軍事晉室踐阼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又以儒學與太尉荀顗撰定新禮事未施行泰始五年卒貞弟純純子紹永嘉中為黃門侍郎為司馬越瑀子籍才所殺純弟秀秀子詹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瑀子籍才

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為模則官至步

兵校尉

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曠遠不羈不拘禮俗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檢而毀幾至滅性兗州

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歎賞之自以不能測也太尉蔣濟聞而辟之後為尚書郎曹爽參軍以疾歸田里歲餘爽誅太傅及大將軍乃以為從事中郎後朝論以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聞

步兵校尉缺尉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為校尉遂縱酒
昏酣遺落世事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乃歎曰時無英
才使豎子成名子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
慟哭而反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
名有竹實數斛白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
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
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適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
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
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
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
終又歎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頽我騰而
上將何懷籍口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為禮法之士
何曾等深所讎疾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卒以壽
終子渾字長成世語曰渾以閑澹寡欲知名京邑為太
子庶子
早卒

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

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

康字叔夜案嵇氏譜康父昭字子遠督軍糧治書侍御史兄喜

字公穆晉揚州刺史宗正喜為康傳曰家世儒學少有雋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不脩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常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以為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達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為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虞預晉書曰康家本姓奚會稽人先自會稽遷于譙之銓縣改為嵇氏取稽字之上山以為姓蓋以志其本也一曰銓有嵇山家于其側遂氏焉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其

喜愠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為七賢鍾會為大將軍所昵聞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康問會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會深銜之大將軍嘗欲辟康康既有絕世之言又從子不善避之河東或云避世及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問而怒馬初康與東平呂昭子異及異弟安親善會異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康臨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歎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初康採藥於汲郡共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及遭呂安事為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謗

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下今愧孫登內負
宿心外報良朋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為世所玩
詠康別傳云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于稱
康臨終之言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
與廣陵散於今絕矣與盛所記不同又晉陽秋云康見
孫登登對之長嘯踰時不言康辭還曰先生竟無言乎
登曰惜哉此二書皆孫盛所述而自為殊異如此康集
目錄曰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無家屬於汲縣北山土
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鼓琴
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食飲得無辭讓
世語曰毋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
曰不可儉亦已敗臣松之案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
誅而干寶孫盛習鑿齒諸書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
反自樂嘉穀嵇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毋丘
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濤為選官欲舉
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案濤行狀濤始以景

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較七八年以濤行狀檢之如本傳為審又鍾會傳亦云會作司隸校尉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干寶云呂安兄巽善於鍾會巽為相國掾俱有寵於司馬文王故遂抵安罪尋文王以景元四年鍾鄧平蜀後始授相國位若巽為相國掾時陷安馬得以破毋丘儉年殺嵇呂此又干寶之疏謬自相違伐也康子紹字延祖少知名山濤啓以為祕書郎稱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晚音當成濟者帝曰紹如此便可以為丞不足復為郎也遂歷顯位晉諸公贊曰紹與山濤子簡弘農楊準同好友善而紹最有忠正之情以待中從惠帝北伐成都王王師收績百官奔走惟紹獨以身扞衛遂死於帝側故景見褒崇追贈太尉諡曰忠

穆公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

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為安成令

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

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

魏畧曰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為五官將及諸侯所禮愛

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若前世樓君卿之游五侯矣及河北平定大將軍為世子質與劉楨等並在坐席楨坐譴之際質出為朝歌長後遷元城令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曰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間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皦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興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凄然傷懷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艱虞紀辰

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
者鳴茄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
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二十
三年太子又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
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往反
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
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
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
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
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畧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
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
諸子化為真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
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
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
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
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歷觀諸子

之文對之技派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
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道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
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白善於辭賦惜其體
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
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慙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
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
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
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
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
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
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
易邪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
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游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
頗復有所造述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臣松之以本傳
雖畧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畧所述
以備其文太子即王位又與質書曰南皮之游存者三

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我游處
獨不及門鉅磬鼎耽能無懷愧路不云遠今復相聞初
曹真曹休亦與質等俱在渤海游處時休真亦以宗親
並受爵封出為列將而質故為長史王顧質有望故稱
二人以慰之始質為單家少游遊貴戚間蓋不與鄉里
相沉浮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及魏有天下
文帝徵質與車駕會洛陽到拜北中郎將封列侯使持
節督幽并諸軍事治信都太和初入朝質自以不為本
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
年八十不能老為君溺橫也世語曰魏王嘗出征世子
及臨菑侯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
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吳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
也及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歔於是皆以植辭
多華而誠心不及也質別傳曰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
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
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

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
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責恥見戲怒謂質曰卿
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
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宜為瘦真愈恚拔刀瞋
目言俳敢輕脫吾斬爾遂罵生質案劍曰曹子丹汝非
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
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顧叱
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急還拔劍
斬地遂便罷也及文帝崩質思慕作詩曰愴愴懷殷憂
殷憂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躕念蒙聖主恩榮
爵與衆殊自謂永終身志氣甫當舒何意中見棄棄我
歸黃墟哭哭靡所恃淚下如連珠隨沒無所益身死名
不書慷慨自餽餽庶幾烈丈夫太和四年入為侍中時
司空陳羣錄尚書事帝初觀萬幾質以輔弼大臣安危
之本對帝盛稱驃騎將軍司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
也陳羣從容之士非國相之才處重任而不親事帝甚

納之明日有切詔以督責羣而天下以司空不如長文
即羣言無實也質其年夏卒質先以怙威肆行謚曰醜
侯質子應仍工書論枉至正元中乃改謚威侯應字
溫舒晉尚書應子康字子仲知名於時亦至大位

衛覲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太祖辟
為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尚書郎太祖征袁紹而劉表為
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覲以治
書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
通覲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
多引為部曲覲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

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間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

中服從乃白召覲還稍遷尚書

魏書曰初漢朝遷移臺閣舊事散亂自都許之

後漸有綱紀覲以古義多所正定是時關西諸將外雖懷附內未可信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討張魯內以脅取質任太祖使荀彧問覲覲以為西方諸將皆豎夫屈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為變也宜為後圖若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彼必數之一相驚動地險衆彊殆難為慮或以覲議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從繇議兵始進而關右大叛太祖自親征僅乃平之死者萬計太祖悔不從覲議由是益重覲

魏國既建拜侍中

與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即王位徙為尚書頃之還漢朝

為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為文詔之詔文帝踐阼復為尚

書封陽吉亭侯明帝即位進封閔鄉侯三百戶

閔音

覬

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

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
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
意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
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
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
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為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
誼累息以為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
各為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

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烟遺民困苦
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
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
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
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褥不緣飾器物無丹漆
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
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為出深思
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

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工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觀歷漢魏時獻忠言率如此受詔典著作又為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烏篆隸草無所不善建安末尚書右丞河南潘勗

文章志曰勗字元茂初名芝改名勗後避

諱或曰勗獻帝時為尚書郎遷右丞詔以勗前在二千石曹才敏兼通明習舊事勅并領本職數加特賜二十

年遷東海相未發留拜尚書左丞其年病卒時年五十
餘魏公九錫策命勗所作也勗子滿平原太守亦以學
行稱滿子尼字正叔尼別傳曰尼少有清才文辭溫雅
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居家十餘年父終晚乃出
仕尼嘗贈陸機詩機答之其四句曰猗歟潘生世篤其
藻仰儀前文丕隆祖考位終太常尼從父岳字安仁岳
別傳曰岳美姿容夙以才穎發名其所著述清綺絕倫
為黃門侍郎為孫秀所殺尼岳文翰並見重於世尼從
子滔字湯仲晉諸公贊滔以博學黃初時散騎常侍河
才量為名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

內王象亦與觀並以文章顯

王象事別見楊俊傳

觀薨諡曰敬侯

子瓘嗣瓘咸熙中為鎮西將軍

晉陽秋曰瓘字伯玉清貞有名理少為傳暇所

知弱冠為尚書郎遂歷位內外為晉尚書令司空太保
惠帝初輔政為楚王瑋所害世語曰瓘與扶風內史嶽

煌索靖並善草書璿子恒字巨山黃門侍郎
恒子玠字叔寶有盛名為太子洗馬早卒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年十歲戲於講堂上潁川

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廙

兄望之有名於世荊州牧劉表辟為從事而其友二人

皆以讒毀為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

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

劉向新序曰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

犢犢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名犢犢鐸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腓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腓牛之肉孔子

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
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犢犢鐸鳴晉
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
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反于涸澤鳳皇不離其爵羅故剗
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竭澤而漁
則龜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
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鍾於外而黃鍾應於內
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
君子違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為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

今兄既不能法柳
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範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

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廩懼奔揚州

廩別傳載

廩道路為戲謝劉表曰考判過蒙分遇榮授之顯未有
管狐桓文之烈孤德隕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

既無堂構昭前之績中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明神弗祐天降之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虞之愚淺言行多違懼有浸潤三至之間考菊之愛已衰望之之責猶存必傷天慈既往之分門戶殪滅取笑明哲是用逆竄永涉川路即日廬江尋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荆之思雖遠猶通敢忘前施傳子曰表既設望之荊州士人皆自危也夫表之本心於望之不輕也以直迺情而讒言得入者以無容直之度也據全楚之地不能以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夷叔迺武王以成名丁公順高祖以受戮二主之度遠也若不遠其度惟褊心是從難乎以容民畜衆矣

遂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

學文帝器之命庾通草書庾答書曰初以尊卑不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脩草必如嚴命誠

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
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

隆

戰國策曰有以九九求見齊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

度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
隗朋自遠而至齊遂以霸

愚不敏何敢以辭魏國初建為黃門侍郎太祖在長安
欲親征蜀廩上疏曰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
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獨斷者不
恥於下問亦欲博采必盡於衆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

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即墨者夫自為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彊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彊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為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脩德然後

服之秦為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而不恤民於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於廣夏潛思於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脩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太祖遂進前而報廩曰非但君

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廙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

廙別傳曰初廙弟偉與諷善廙戒之曰夫

交友之美在於得賢不可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衆違先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己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脩德行而專以鴆合為務華而不實此直攬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於難

徙署丞相倉曹屬廙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焦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謝

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

虞別傳載虞表論治道曰昔者周有亂臣十人

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耳況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既於其事不省而為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己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恤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為黜陟者近願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為佳者奉法也憂公也邨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為美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

吏皆知黠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
為長吏皆宜使少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
加黠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
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為得負之計如
此行之則無能之吏脩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
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事上太祖
其善
廩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文

帝即王位為侍中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

廩別傳云時年四十

二 無子帝以弟子阜嗣

案劉氏譜阜字伯陵陳留太守阜子喬字仲彥晉陽秋曰喬有

贊世志力惠帝末為豫州刺史喬霄增丕顯貴盛至今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為計吏詣許太史

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
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劭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
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
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豫廢朝禮者
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彧善其言勅朝會如舊日

亦不蝕

晉永和中廷尉王彪之與揚州刺史殷浩書曰太史上元日合朔說者或有疑應却會與不昔

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庾亮書劉孔才所論以示八座于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為不得禮議荀令從之是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雪服失容尋此四

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
非為先存其事而徵偉史官推衍錯謬故不豫廢朝禮
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官告譴而無懼容不脩豫
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是將
處天災罪己之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
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座門閤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
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
却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却元會浩
從之竟

却會

御史大夫郝慮辟劾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祕

書郎黃初中為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
類相從作皇覽明帝即位出為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
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

律十八篇著律畧論遷散騎常侍時聞公孫淵受孫權
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劭以為昔袁尚
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
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脩德而不征重勞民
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
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
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青龍中吳圍合肥
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

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為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
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
失也以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
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
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
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
退還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曰伏見
常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

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沉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畧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己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為朝廷奇其器量以為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幷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

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閑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工

通輝燿日新矣

臣松之以為凡相稱薦率多溢美之辭能不違中者或寡矣惠之稱劭云玄虛

退讓及明思通微近於過矣

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劭上疏曰百

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
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畧愍王綱之弛頽
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以啓矇輒作都官
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畧一篇臣學寡識淺誠不足以
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為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

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子琳嗣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

所述叙官至尚書光祿勳

先賢行狀曰繆斐字文雅該覽經傳事親色養徵博士六

辟公府漢帝在長安公卿博舉名儒時舉斐任侍中並無所就即襲父也文章志曰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六十卒子悅字孔懌晉光祿大夫襲孫紹播徵胤等並皆顯達襲友人山

陽仲長統漢末為尚書郎早卒著昌言詞佳可觀省

襲撰

統昌言表稱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父者多異之并州刺史

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多歸焉統過幹幹善待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并冀之士以是識統大司農常林與統共在上黨為臣道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每列郡命召輒稱疾不就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漢帝在許尚書令荀彧領典樞機好士愛奇聞統名啓召以為尚書郎後參太祖軍事復遷為郎延康元年卒時年四十餘統每論說古今世俗行事發憤歎息輒以為論名曰昌言凡二十四篇

散騎常侍陳留蘇

林

魏畧曰林字孝友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傳文問危疑林皆釋之建安中為五官將文學甚見禮待

黃初中為博士給事中文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是也以老歸第國家每遣人就問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

光祿大夫京兆韋誕

文章敍錄曰誕字仲將太僕端之子有文才善屬辭章建安中為郡

上計吏特拜郎中稍遷侍中中書監以光祿大夫遜位
年七十五卒于家初郎鄆淳衛覲及誕並善書有名覲
孫恒撰四體書勢其序古文曰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
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
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
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郎鄆淳敬侯寫淳尚
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
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法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襄
王家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敬侯謂
覲也其序篆書曰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
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郎
鄆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
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云
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稍密簡理
不如淳也其序錄隸書已畧見武紀又曰師宜官為大
字郎鄆淳為小字梁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

其勢矣其序草書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
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實亦皆稱工
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
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冢之衣帛必書而
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忽忽不
暇草寸紙不見遺至今世人尤寶之韋仲將謂之草聖
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
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

樂安太守譙國夏侯惠

惠淵子事在淵傳

陳郡太守任城孫該

文章敘錄曰該字公達彊志好學年二十上計掾召為
郎中著魏書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遷入著作景元二
年卒

郎中令河東杜摯等亦著文賦頗傳於世

文章敘錄曰摯

字德魯初上笏賦署司徒軍謀吏後舉孝廉除郎中轉
補校書摯與母丘儉鄉里相親故為詩與儉求仙人藥

一九欲以感切儉求助也其詩曰騏驥馬不試婆婆槽
檻間壯士志未伸坎軻多辛酸伊摯為滕臣呂望身操
竿夷吾困商販寧戚對牛歎食其處監門淮陰飢不餐
買臣老負薪妻畔呼不還釋之官十年位不增故官才
非八子倫而與齊其患無知不在此袁盎未有言被此
篤病久榮衛動不安聞有韓衆藥信來給一九儉答曰
鳳鳥翔京邑哀鳴有所思才為聖世出德音何不怡八
子未遭遇今者邁明時胡康出壘畝楊偉無根基飛騰
冲雲天奮迅協光熙駿驥骨法異伯樂觀知之但當養
羽翮鴻舉必有期體無纖微疾安用問良醫聯翩輕栖
集還為燕雀嗤韓衆藥雖良或更不能治悠悠千里情
薄言答嘉詩信心感諸中中實不在辭摯竟不得遷卒
于秘書廬江何氏家傳曰明帝時有譙人胡康年十五
以異才見送又陳損益求試劇縣詔特引見衆論翕然
號為神童詔付秘書使博覽典籍帝以問秘書丞何禎
康才何如禎答曰康雖有才性質不端必有負敗後果

以過見譴臣松之案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
康疑是孟康康事見杜恕傳楊偉見曹爽傳

傳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傳介子之後也伯父巽黃初

中為侍中尚書

傳子曰嘏祖父肅代郡太守父充黃門侍郎

嘏弱冠知名

傳

曰是時何晏以材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合徒
黨鬻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責臣子少有重名為之
宗主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然
猶恠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好
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蘭相如所以下
廉頗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
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
人也鄧玄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
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譽妬前無親以吾觀此
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

司空陳

羣辟為掾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劭難
劭論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虛
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畧虧頽而曠載罔綴微
言既沒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莫晞也案劭
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畧以闕亡禮
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莞齊
六職士有恒貴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
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

度之流靡所脩采自建安以來至于青龍神武撥亂肇
基皇祚埽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
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
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
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
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
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畧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
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

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脩則謂之能鄉老
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
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
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
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為敘如此則殿最之課未
盡人才迷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
始初除尚書郎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
尚書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

務本吾恐必先惑于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
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

太傅司馬宣王請為從事中郎曹爽誅為河南尹

傳于曰河

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卿六遂之士其民異
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
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
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
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
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
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嘏各舉其良而封
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為本然
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覆楚而得
其實不為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

迹若不由已出故當時無赫
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

遷尚書蝦常以為秦始罷

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魏因循以至于今然儒
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弘致遠不應時務事
與制違名實未附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蓋由是也欲
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難未能革易時論
者議欲自伐吳三征獻策各不同詔以訪蝦蝦對曰昔
夫差陵齊勝晉威行中國終禍姑蘇齊閔無土拓境闢
地千里身蹈顛覆有始不必善終古之明效也孫權自

破關羽并荊州之後志盈欲滿凶宄以極是以宣文侯
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以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
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
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
矣而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
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
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為寇幾
六十年矣君臣偽立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

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惟進軍
大佃最差完牢隱兵出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
運士乘釁討襲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昔樊噲願以
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長江涉虜
庭亦向時之喻也未若明法練士錯計於全勝之地振
長策以禦敵之餘燼斯必然之數也

司馬彪戰畧載燬此對詳於本傳今

悉載之以盡其意虎曰嘉平四年四月孫權死征南大
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表請征
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尚書傅嘏嘏對曰昔夫差勝
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土兼國

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戾忠良誅及胄嗣元山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沉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畧地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問攜貳待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偏其項領積穀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橫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為寇幾六十年若臣偽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持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

此為希幸微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
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
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墾土一也兵出
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
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
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
此七者軍士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
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偏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
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
情偽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
敵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然後盛
衆厲兵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
不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
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
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楮紳之徒咸
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

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
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即亦向時
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
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
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
之理而行萬一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
佃而偏之計最長時不從嘏言其年十一月詔昶
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吳軍於東關

後吳

大將諸葛恪新破東關乘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廷將為
之備嘏議以為淮海非賊輕行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
海漂浪沈溺畧無孑遺恪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
徼乾沒乎

漢書張湯傳曰湯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說曰乾沒射

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臣松之以虔直以乾沒為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於理猶為未暢淳以得利為乾又不可了愚謂乾讀宜為乾燥之乾蓋謂有所微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沒而為之 恪不過

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沂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來向淮南耳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恪常論才性

同異鍾會集而論之

傅子曰恪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妙能及

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恪以明智交會臣松之案傳子前云恪了夏侯之必敗不與之交而此云與鍾會善愚以為夏侯玄以名重致患讐由外至鍾會以利動取敗禍自己出然則夏侯之危兆難覩而鍾氏之敗形易照也恪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見鍾會之將敗則為識有所蔽難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終而情有彼此是為厚

薄由于愛憎異豫於成敗哉以愛憎為厚薄又虧於雅體矣傳子此論非所以益瑕也

嘉平末賜

爵關內侯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年

春母丘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

尉孚往惟瑕及王肅勸之景王遂行

漢晉春秋曰瑕固勸景王行景王未

從瑕重言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關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是時景王新創目瘤創甚聞瑕言蹶然而起曰我請與疾而東以瑕守尚書僕射俱東儉欽

破敗瑕有謀焉及景王薨瑕與司馬文王徑還洛陽文

王遂以輔政語在鍾會傳

世語曰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傳瑕瑕不敢受及薨瑕秘不

發喪以景王命召文王於許昌領公軍焉孫盛評曰晉宣景文王之相魏也權重相承王業基矣豈最爾傳報所宜問厠世語會由是有自矜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所云斯不然矣

量而勲業難為也可不慎哉嘏以功進封陽鄉侯增邑六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歲薨時年四十七追贈太常

諡曰元侯

傳子曰初李豐與嘏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嘏又不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偽

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遭明者必死豐後為中書令與夏侯玄俱禍卒如嘏言嘏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散騎常侍荀翹善徽翹早亡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僕射荀顗後將軍鍾毓並善相與綜朝事俱為名臣子祗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嘏著勲

前朝改封祗涇原子

晉諸公贊曰祗字子莊，故少子也。晉永嘉中，至司空祗子宣字世弘。

世語稱宣以公正知名，位至御史中丞。宣弟暢字世道，秘書丞，沒在胡中，著晉諸公贊及晉公卿禮秩故事。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

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官，與

一代之制然。其冲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覲亦以

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

以清鑒著傳，敬用才達顯云。

臣松之以為傳敬識量名輩實當時高流，而此評但

云用才達顯，既於題目為拙，又不足以見敬之美也。

魏志卷二十一

魏志卷二十一考證

王粲亦不能加也注鍾繇王朗等雖各為魏卿相○各
宋本作名

自潁川邯鄲淳注乃更著衣幘整儀容○監本脫儀字
今添

繁欽注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記下疑有脫文
陳留路粹注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輩宋本作章

至景元中坐事誅注取稽字之上山以為姓○元本作

加山以為姓多加字

封列侯注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大將軍將字疑衍

又注我年八十不能老為君溺攢也○攢宋本作攢劉廙難用筆陳注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屈藍本訛作闕今改正

劉劭日亦不蝕注豈是將處天災罪己之謂○處藍本訛作處今改正

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臣明楷

按楊俊

傳注引魏畧云王象領祕書監受詔撰皇覽數歲而成又文帝紀云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則劉劭王象俱在撰集之列非專出一手也

著昌言詞佳可觀省○佳元本作皆

光祿大夫京兆韋誕注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
結本或作然誤

亦著文賦頗傳于世注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康疑是孟康○何焯曰孟康郭后外屬始仕見輕晚為良二千石又冀部安平人當時自有胡康也

傳煨士有恒貴官有定則○毛本作士有恒貢

未有六鄉之舉○監本誤六卿今改正

任薄伐則德行未為敘○何焯曰薄伐疑作簿閱謂官簿閱閱也

為河南尹注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太

平御覽無方字

又注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

臣浩

按劉靖者劉

馥之子也曾為河南尹傳稱其為政初雖如碎密終
于百姓便之有馥遺風則此靜當為靖字之誤

諡曰元侯注相與綜朝事俱為名臣○相與監本訛作
相友今改正

魏志卷二十一考證

謹案第一頁前七行衛覬刊本覬訛顛據本傳及
通志改

第二十三頁前三行入門不得終禮者四刊本入
訛及據裴注及禮記曾子問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編修臣閔懋大

謄錄監生臣馬培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魏志卷二十二

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九百八十五

史部

魏志卷二十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桓階 陳羣子泰 陳矯 徐宣 衛臻 盧毓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

魏書曰階祖父超父勝皆歷典州郡勝為尚書著名

南方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

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

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紹階說其太
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
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氏反此而劉
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
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仗義
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
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為之內應不亦可乎羨曰善
乃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

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
遂自匿久之劉表辟為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

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荊州聞其
為張羨謀也異之辟為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

初建為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

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為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

至魏書稱階諫曰今太子位冠羣子名昭海內仁聖達
節天下莫不聞而大王甫以植而問臣臣誠惑之於

是太祖知階篤於守正深益重焉又毛玠徐奕以剛蹇少黨而為西曹

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全保其將
順匡救多此類也遷尚書典選舉曹仁為關羽所圍太
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下皆
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
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為自往
曰吾恐虜衆多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
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
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彊救大王案六軍

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文帝踐阼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臨省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邑六百戶又賜階三子爵關内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又追贈關内侯後階疾篤遣使者即拜太常薨帝為之流涕謚曰貞侯子嘉嗣以階弟纂為散騎侍郎賜爵關内侯嘉尚升遷亭公主會嘉平中以樂安太守與吳戰於東關軍敗沒謚曰壯侯子翊

嗣世語曰階孫陵字元徽有名於晉武帝世至熒陽太守卒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諡皆有

盛名

寔字仲弓紀字元方諡字季方魏書曰寔德冠當時紀諡並名重於世寔為太丘長遭黨錮隱居荆

山遠近宗師之靈帝崩何進輔政引用天下名士徵寔欲以為參軍以老病遂不屈節諡為司空掾早卒紀歷位平原相待中大鴻臚著書數十篇世謂之陳子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制總麻執子孫禮四方至者車數千乘自太原郭泰等無不造門傅子曰寔亡天下致弔會其葬者三萬人制縗麻者以百數先賢行狀曰大將軍何進遣屬弔祠諡曰文範先生于時寔紀高名並著而諡又配之世號曰三君每宰府辟命率皆同時羔鴈成羣丞掾交至豫州羣為兒時寔常竒異之百姓皆圖畫寔紀諡之形象

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
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為紀拜由是顯名
劉備臨豫州辟羣為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
往羣說備曰袁術尚彊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
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
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軍備恨不用羣言舉茂才除
柘令不行隨紀避難徐州屬呂布破太祖辟羣為司空
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達者太祖辟之羣

封還教以為模遠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遠皆坐
姦宄誅太祖以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皆
用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為名臣世以羣為知
人除蕭贊長平令父卒去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為治
書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魏國既建遷為御史中丞時
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
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
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為漢

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

生足以相質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為未可行太祖深善繇羣言以軍事未罷顧衆議故且寢羣轉為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雅仗名義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即王位封羣昌武亭侯徙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及踐阼遷尚書僕射加侍中徙尚書令進爵潁鄉侯帝征孫權

至廣陵使羣領中領軍帝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以羣為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尚書事帝寢疾羣與曹真司馬宣王等並受遺詔輔政明帝即位進封潁陰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戶與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真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開府頃之為司空故錄尚書事是時帝初莅政羣上疏曰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於天下自喪亂已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

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唯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讎黨有讎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偽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太和中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羣以為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

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
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
雨積日羣又以為宜詔真還帝從之後皇女淑薨追封
諡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
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脩之儉嬴博有不
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
為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况未朞月而以成人
禮送之加為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

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為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為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由吉

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寧鄉邑
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況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

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帝不聽青龍中

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

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

時不過一大郡

臣松之案漢書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戶口最盛汝南郡為大郡有三十餘

萬戶則文景之時不能如是多也案晉太康三年地記

晉戶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

雖始承喪亂方晉亦當無乃大殊長文之言於是為過

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

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
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
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
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
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
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耶是故
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
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

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

孫盛曰周禮天

子之宮有斲礪之制然質文之飾與時推移漢承周秦之弊宜敦簡約之化而何崇飾宮室示侈後嗣此乃武帝千門萬戶所以大興豈無所復增之謂邪况乃魏氏方有吳蜀之難四海罹塗炭之艱而述蕭何之過議以為令軌豈不惑於大道而昧得失之辨哉使百代之君眩於奢侈之中何之由矣詩云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其斯之謂乎

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

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

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初太祖時劉廙坐弟

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之太祖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

欲赦之乃復位廙深德羣羣曰夫議刑為國非為私也

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青龍

四年薨諡曰靖侯子泰嗣帝追思羣功德分羣戶邑封

一子列侯

魏書曰羣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

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朝士
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
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而觸之與人言未嘗不
道也豈非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歟答曰然可謂
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者愛人施於君謂之忠施於
親謂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愛之至者君親有過
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也今為人臣
見人主失道直諫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
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
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泰字玄伯青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游擊將軍為
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
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匈奴婢泰皆

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嘉平初代郭淮為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衆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偏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泰計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

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
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
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勅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
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
可并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
維懼遁走安等孤縣遂皆降淮薨泰代為征西將軍假
節都督雍涼諸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白泰云姜維
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為翅使涼州

軍至枹罕討蜀護軍向祁山泰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
兵勢惡分涼州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向須
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數將萬人至枹罕趣狄道泰勅
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泰進軍陳倉會經所統
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洮泰以經不堅據狄
道必有他變並遣五營在前泰率諸軍繼之經已與維
戰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乘勝圍狄
道泰軍上邽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祕亦到

即與艾祕等分為三軍進到隴西艾等以為王經精卒破衄於西賊衆大盛乘勝之兵既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蝮蛇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割險自保觀釁待弊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

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走破王經封之狄道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羗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脩櫓積楹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維之詭謀倉卒所辦縣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

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
言如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
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踊維

始謂官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

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賊必設伏

秦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

臣松之案此傳云謂救兵當須衆集而卒聞已至謂

有奇變上下震懼此則救至出於不意若不知救至何故伏兵深險乃經三日乎設伏相伺非不知之謂此皆語之不
通也
定軍潛行卒出其南維乃緣山突至泰與交戰

維退還涼州軍從金城南至沃于阪泰與經共密期當共向其還路維等聞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經歎曰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並治城壘還屯上邽初泰聞經見圍以州軍將士素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表上進軍晨夜速到還衆議以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斷涼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敢能沒經軍而屠隴右宜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大將軍司馬文王曰

昔諸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非維所任也
且城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為急征西速救得上策矣泰
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事驛
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文王語荀顗曰玄伯沈勇能斷荷
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
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後徵泰為尚書右僕射
典選舉加侍中光祿大夫吳大將孫峻出淮泗以泰為
鎮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詔徐州監軍已下受

泰節度峻退軍還轉為左僕射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
文王率六軍軍丘頭泰總署行臺司馬景王文王皆與
泰親友及沛國武陟亦與泰善文王問陟曰玄伯何如
其父司空也陟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已任者
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泰前後以功增邑二
千六百戶賜子弟一人亭侯二人關內侯景元元年薨
追贈司空諡曰穆侯

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

至使其舅荀顗召之顗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

入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不更言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尚書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時大將軍入于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歐血薨臣松之按本傳泰不為太常未詳干寶所由知之孫盛改易泰言雖為小勝然檢盛言諸所改易皆非別有異聞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舊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而違實固君子所不取況復不勝而徒長虛妄哉案博物記曰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為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

子恂嗣

恂薨無嗣弟溫紹封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泰著勲前朝

改封溫為慎子

案陳氏譜羣之後名位遂微謚孫佐官至青州刺史佐弟坦廷尉佐子準太尉

封廣陵郡公準弟戴徵及從弟堪並至大位準孫遠字林道有譽江左為西中郎將追贈衛將軍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策

袁術之命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為功曹使矯詣許謂曰

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

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

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

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竒逸

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桀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
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
此而深敬友矯郡為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
太祖矯說太祖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
為外藩則吳人劉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仁愛溥流未
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太子奇矯欲留
之矯辭曰本國倒縣本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
弘演之義乎

劉向新序曰齊桓公求婚於衛衛不與而嫁於許衛為狄所伐桓公不救至於國滅

君死懿公屍為狄人所食惟有肝在懿公有臣曰弘演適使反致命於肝曰君為其內臣為其外乃剝腹內肝而死齊桓公曰衛有臣若此而尚滅寡人無有亡無日矣乃救衛定其君

太祖乃遣赴救吳

軍既退登多設間伏勒兵追奔大破之太祖辟矯為司空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為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大軍東征入為丞

相長史軍還復為魏郡轉西曹屬從征漢中還為尚書
行前未到鄴太祖崩洛陽羣臣拘常以為太子即位當
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
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
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
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俊傑
也帝既踐阼轉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尚書令明帝即
位進爵東鄉侯邑六百戶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

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

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

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

世語曰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諧矯專權矯

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主上明聖大人

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問

二子騫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既入盡日帝曰劉曄

構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餅授之矯辭帝

曰豈以為小惠君已知朕心顧君妻子未知故也帝憂

社稷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

望社稷未知也加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景初元年薨諡曰貞

侯魏氏春秋曰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

宣每非之庭議其闕太祖惜矯才量欲擁全之乃下

令曰喪亂已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譏議者以其罪罪之

子本嗣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

優於司馬岐等精練文理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

諸軍事薨子粲嗣本弟騫咸熙中為車騎將軍

案晉書曰騫字

休淵為晉佐命功臣至太傅封高平郡公

初矯為郡功曹使過泰山泰山太

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為親友戲謂矯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鄰國君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後為魏郡及尚

書令皆承代矯云

世語曰悌字考歲年二十二以兗州從事為泰山太守初太祖定冀州以

悌及東平王國為左右長史後至中領軍並悉忠貞練事為世吏表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避亂江東又辭孫策之命還本郡與陳矯並為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然俱見噐於太守陳登與登並心於太祖海西淮浦二縣民作亂都尉衛彌令梁習夜奔宣家密送免之太祖遣督軍扈質來討賊以兵少不進宣潛見責之示以形勢質乃進破賊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東緡發千令遷齊郡

太守入為門下督從到壽春會馬超作亂大軍西征太祖見官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定以為後憂宜得清公大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為左護軍留統諸軍還為丞相東曹掾出為魏郡太守太祖崩洛陽羣臣入殿中發哀或言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衛者心文帝聞曰所謂社稷之臣也帝既踐阼為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徙城門校尉旬月遷司隸校尉轉散騎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

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
至者帝壯之遷尚書明帝即位封津陽亭侯邑二百戶
中領軍桓範薦宣曰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
時以策略為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為首故晉文行舅犯
之計而賞雍季之言

呂氏春秋曰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

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
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詐為之道雖今愈可後將無復非
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為賞
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

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
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代之利
乎

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也竊見尚書徐宣
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
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宣行掌
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為左僕射後加侍
中光祿大夫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
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尚方令坐猥見考竟
宣上疏陳威刑太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

嘉納宣曰七十有縣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遜位帝終不許青龍四年薨遺令布衣疏巾歛以時服詔曰宣體履至實直內方外歷在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節可謂柱石臣也常欲倚以台輔未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諡曰貞侯子欽嗣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太祖之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

異之數詣茲議大事從討董卓戰于熒陽而卒太祖每

涉郡境輒遣使祠焉

先賢行狀曰茲字子許不為激詭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慮淵深規

畧宏遠為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旌命董卓作亂漢室傾蕩太祖到陳留始與茲相見遂同盟計興武事茲荅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且言兵之興者自今始矣深見廢興首讚弘謀合兵三千人從太祖入熒陽力戰終日失利身歿郭林宗傳曰茲弱冠與同郡國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訾直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節

垂名夏侯惇為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

為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既而赦之後為漢黃

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
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
亮忠誠會奉詔命聘貴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
追錄臻父舊勲賜爵關內侯轉為戶曹掾文帝即王位
為散騎常侍及踐阼封安國亭侯時羣臣並頌魏德多
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
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遷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帝幸
廣陵行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

已在濡須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明帝即位進封康鄉侯後轉為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加侍中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諸葛亮寇天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關絕其糧道

乃以臻為征蜀將軍假節督諸軍事到長安亮退還復
職加光祿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殿舍臻數切諫及殿
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
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
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
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亮又出斜谷征南上朱然
等軍已過荊城臻曰然吳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為勢以
綴征南耳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肥帝欲自東征臻

曰權外示應亮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為慮車駕可無親征以省六軍之費帝到尋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毋丘儉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脩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儉行軍遂不利臻遷為

司空徙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邑千戶封一子列侯
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菑侯丁儀等為之羽
翼勸臻自結臻以大義拒之及文帝即位東海王霖有
寵帝問臻平原侯何如臻稱明德美而終不言曹爽輔
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書令及為弟求婚皆
不許固乞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義壓彊秦留侯頤神
不忘楚事讜言嘉謀望不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
三司薨追贈太尉諡曰敬侯子烈嗣咸熙中為光祿勳

臣松之案舊事及傳咸集烈終於光祿勳烈二弟京楷皆二千石楷子權字伯輿晉大司馬汝南王亮輔政以權為尚書郎傳咸與亮賤曰衛伯輿貴妃兄子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宮官屬東宮官屬前患楊駿親理塞路今有伯輿復越某作郎一犬吠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回聽權作左思吳都賦敘及注敘粗有文辭至於為注了無所發明直為塵穢紙墨不合傳寫也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於世

續漢書曰植字子幹少事

馬融與鄭玄同門相友植剛毅有大節常喟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不應州郡命召建寧中徵博士出補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稍遷侍中尚書張角起以植為北中郎將征角失利抵罪頃之復以為尚書張讓劫少帝奔小平津植手劍責數讓等讓等皆放兵垂泣謝罪遂自殺董卓議欲廢帝眾莫敢對

植獨正言語在卓傳植以老病去位隱居上谷軍都山
初平三年卒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北
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楨
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間鄭喪子產而仲尼隕涕
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於人敬
遣丞掾脩墳墓并致薄醊以彰厥德植有四子毓最小
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袁紹公孫瓚交兵
幽冀饑荒養寡嫂孤兄子以學行見稱文帝為五官將
召毓署門下賊曹崔琰舉為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
遁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
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

接見而思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
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
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
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
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為比也又書云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
入門庭刑之為可殺之為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
經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為丞相法曹議令史轉西曹

議令史魏國既建為吏部郎文帝踐阼徙黃門侍郎出
為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
以為屯田而譙土地瘠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
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
毓使將徙民為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
擇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青
龍二年入為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
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為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

姦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
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
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
為狂直陛下宜容之在職三年多所駁爭詔曰官人秩
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心
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以毓為吏部
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帝
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

於是用邕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寤八達之
誚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
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
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
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
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
蒙帝納其言即詔作考課法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

帝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
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
帝乃用暨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
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
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
服其言齊王即位賜爵關內侯時曹爽秉權將樹其黨
徙毓僕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頃之出毓為廷尉司隸畢
軌又枉奏免官衆論多訟之乃以毓為光祿勳爽等見

收太傅司馬宣王使毓行司隸校尉治其獄復為吏部

尚書加奉車都尉封高樂亭侯轉為僕射故典選舉加

光祿大夫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大梁鄉侯封一子高亭

侯毋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出征毓綱紀後事加

侍中正元三年疾病遜位遷為司空固推驃騎將軍王

昶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王祥詔使使者即授印綬

進爵封容城侯邑二千三百戶甘露二年薨謚曰成侯

孫藩嗣毓子欽珽咸熙中欽為尚書珽泰山太守

世語曰欽

字子若珽字子笏欽泰始中為尚書僕射領選咸寧四年卒追贈衛將軍開府虞預晉書曰欽少居名位不顧財利清虛淡薄勤修禮典同郡張華家單少孤不為鄉邑所知惟欽貴異焉欽子浮字子雲晉諸公贊曰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浮高朗經博有美於華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朝廷器重之就家以為國子博士遷祭酒永平中為祕書監珽及子皓志並至尚書志子諲字子諲溫嶠表稱諲清飭有文思諲別傳曰諲善著文章洛陽傾覆北投劉琨琨以為司空從事中郎琨敗諲歸段末波元帝之初累召為散騎中書侍郎不得南赴永和六年卒於胡胡中子孫

過江妖賊帥盧循諲之曾孫

評曰桓階識覩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弘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

外故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居斯位
矯宣剛斷骨鯁臻毓規鑒清理咸不忝厥職云

魏志卷二十二

魏志卷二十二考證

陳羣南安太守鄧艾○南安監本作汝南

臣明楷

按鄧

艾傳云出叅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非汝南也今改

正

陳矯復為魏郡轉西曹屬○毛本無轉字宋本無郡字
衛臻輒遣使祠焉注後文生以穢貨見損○監本損誤
捐今改正

盧毓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太平御覽作

皆未與夫相見

在職三年多所駁爭○太平御覽作多所駁易

名如畫地作餅○太平御覽作有名如畫地作餅多有
字

埏泰山太守注清飭有文思○清飭毛本作清出

魏志卷二十二考證